



# 铜墙铁壁

柳 青

# 铜 墙 铁 壁

、 柳 青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六 年 • 北 京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描写陕北农民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的长篇小说。它以1947年沙家店战役为题材，通过主人公、共产党员石得富带领群众大办支前粮站等活动，反映了毛主席伟大的人民战争思想，体现了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众之中”这一英明论断。小说歌颂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陕北军民的巨大关怀，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。

本书于一九五一年初版，一九五八年再版。这次再版，作者在文字上又作了不少修改。

## 铜 墙 铁 壁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字数172,000 开本 $787 \times 1092$ 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 $7\frac{3}{4}$  插页3

1951年9月北京第1版 1976年2月北京第2版

1976年2月北京第13次印刷

---

书号10019·27

定价0.49元

“……同志们，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？是群众，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。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，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，完全打不破的。反革命打不破我们，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。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，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，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，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。”

——毛泽东

## 第 一 章

早饭后，老葛同志从村东头一个砖瓦大门出来，头上戴着旅行用的大幅沿草帽。他后边跟着出来两个穿灰干部服的中年人，他们是中共米脂县委书记和县长；因为防空，县级机关搬到城东十五里的这个大村庄。

下了大门外面的台阶，三个领导同志在下边有条小河的村道上，向村西头走去。

走在老葛同志左边的米脂县长本地口音，告诉他从这村里出发，还要翻大大小小好几个山头，才能走上从乌龙铺到镇川堡的大路。那条路最近运粮的民工络绎不绝，道路拥挤，老葛同志到镇川堡恐怕要天黑。熟悉当地情况的县长说中午休息，最好是沙家店区上——后勤部叫在那里成立一个临时粮站，供应驻在周围的野战军后方机关；可是因为野战军进到本县的前边，县上干部忙不过来，只去了一封信叫区上办理。

“那个粮站也是归镇川堡你领导的分区支前委员会管。你顺路了解一下办理得怎样，指示指示他们。”显然是农民出身的县长非常诚恳地要求。

走在老葛同志右边的县委书记更加强调地说：

“你非去一下不行。照你昨晚上来给我们**说的那个精神**，我们对毛主席亲自制订的这回作战计划没看透的话，他们区干部更摸不着边。区委书记新去还不到一个月，积极性满高，

可是不了解情况。区长是个老经验主义，我的印象他很固执，因为他资格老，除非事情明摆下了，平级的干部很难说服他。”

边走边说，三个领导同志来到村西头。总是急着早出发的通信员，手里拿着骡子的口嚼口带子，在村边等着他的首长。

老葛同志站住笑了笑说：“好。我去一下。不过不了解下边的情况，恐怕解决不了具体问题。你们回去吧。记着，不要只看见野战军要进攻榆林，要想着将来本县也可能是战场，就不至于临时手忙脚乱。”

说罢，和送行的人一一握了手走了。

从这里起身，老葛就完全变成另一种心情了。这种心情既不是调动工作时所有的，也不象下去检查工作那么轻松，因为从今天晚上到达镇川堡起，在那里等着他的一个繁重的艰苦的任务，就要落在他身上了。

战争中情况的变化是多快啊！几天以前，他连想也想不到他现在要去执行这个任务。那时他在机关驻的村里看见老百姓家家户户磨麦子，一打听，说是预备过六月十五吃扯面。他查了查月份牌，恰巧这庄户人的节令正是阳历八月一号。在五个月之内经过了延安的保卫战，青化砭、羊马河和蟠龙的三次歼灭战，又横扫了侵占陇东和三边的二马（马步芳、马鸿逵）匪军，然后回师无定河西大理河川的西北野战军要过生日了。大家还以为今年的“八一”在陕甘宁边区具有特殊意义，正等着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关于纪念的指示，却接到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的通知，部署一个新的军事行动。七月三十号黑夜，全军就分路向北出动了，至八月五号，各路大军都已到达了榆林前线。他从大理河川参加罢动员这回战斗的高干会

回来，三天三夜没得闲，刚刚把各项动员工作搞出个眉目，又接到跟随前总的后勤司令部的电报，要分区派一个更得力的干部去镇川堡指挥粮食运输。地委马上决定他去，他既兼着分区党、政、民支前委员会的主席，自然要他去了。

出了米脂县上驻的村子走了二三里地，日头就满山红了。在路边上一卜柳树底下，通信员伪装起大骡骡的笼头和屁股，又给老葛同志用柳枝拧了一个圈圈，让他套在草帽上骑着先走。

老葛同志骑在骡子上问：“吴忠，你真知道这条路怎么走吗？不要搞错了哇！”

“不是走沙家店吗？”吴忠仰起头问。老葛点头，通信员说：“走吧！眼合住也摸到哩。”

“嘴嘴，真会吹！”

老葛同志亲热地笑着，扯扯嚼口带子就走开了。吴忠把自己也伪装起来，跑步追了上来。

一路上棉麻五谷，瓜桃梨枣，正是山青水绿时节。可是受苦人却不多见。老葛知道：这回光绥德分区就动员起八千个民工，加上先后参军的和出长期随军担架的，眼前几乎所有青壮年都投入战争了。山坡上，星星点点有些锄地的老汉。山沟里，不断地碰见老婆婆或年轻媳妇压南瓜条。在一块一块河沟里的阳坪地上，时常看见一家一家婆姨娃娃总动员，在那里打掐棉花。有些妇女见他过来，急忙走到地畔上叫住他，喜气洋洋地要求他站一站。

“同志，”一个五十来回的老婆婆说：“我的小子叫招喜儿，官名叫李立成，年前多里参的军，回来信说拨到新四旅上了。

前几天开上去那么多队伍，你晓得有新四旅没？”

“哎，同志同志，”另一个手里还捏一把小馒头的婆姨，直截了当问：“这回打榆林，有三五九旅哩没？我兄弟在七一八团打机关枪哩，我妈想得常念叨……”

有一个婆姨问得更没底，说：“同志，你晓得打罢榆林，咱的队伍又朝哪塔开呀？这回离家近了，你说我们毛娃他爸能不能抽空探一回家哩？”

吴忠听了头一个打听的老婆婆的话，就觉得可笑。他建议首长干脆不要理，因为这些妇女根本不懂得保守军事秘密。可是老葛同志很注意群众关系，他勒住大骡骡，带着一种欢喜的笑容听完她们的话，然后告诉她们：他是地方干部，不清楚军队里的情形。而对那个要求他估计一下她男人能不能抽空探一回家的婆姨，则告诉她不要性急，耐心地等着把蒋胡匪军消灭干净再说吧……

“你信不信咱们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哩？”老葛含笑考问她。

“信哩！”那婆姨回答得也顶带劲：“我们村里开会时，工作人常念报哩，说咱们尽打胜仗。”

老葛沿路一处又一处和妇女们拉罢话，不觉已经走了很远。上坡下坡，拐弯岔道，自有吴忠注意，他自己骑在骡子上只管想他的心思——这些妇女们引起他许多的感想。

无定河从沙漠草地流下来，到这一带转弯向南，把米脂分成了两半。十五年以前，党分配他到米东县委（就是无定河以东这一半）工作过。那时候他是假装一个驴贩子活动，来开展赤色游击战的；可是还没有建立起人民政权，他就站不住脚了。游击队一活跃，反动军阀就开始在乡村里驻兵，豪绅地主

编起保卫团，国民党又搞起一套保甲制度，最后竟强迫老百姓并村子和上寨子，造成无人区。他不得不按照上级的决定，撤回无定河下游清涧县的红区去。现在，十几年过去了，这里已经变成老边区。反动军阀，保卫团，国民党和保甲制度早滚蛋了。老百姓经过了减租斗争和生产运动，今年春上又清算了地主。老葛在和那些妇女们拉谈中，就好象看见了成千累万翻了身的群众——先后参了军的，出随军担架的，以及这回支援榆林前线的大群大群的民工们……

他骑在骡子上想：“人民和我们党的血肉关系，谁再用甚办法也分不开了！”

天气很热，那骡骡爬上第三架山的时候，已经是满身大汗，好象一部湿淋淋的机器，有节奏地喘着气。山隘里路边上有卜青阳树，老葛下了骡子，拉到树荫底下等吴忠，一边让牲口歇歇气。他解开扣子敞着怀乘凉，在他面前一山一山庄稼好象海浪一般，高高低低参杂不齐地展开去。忽听得一声轻微的咳嗽，他调转头一看，身后的山坡上转出一个锄地的老汉，笑咪咪地朝他走来。老汉一边装旱烟一边说：

“拿了个烟锅，忘了拿火镰，同志借个光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老葛抱歉地说：“我不吃烟，不带火。”

“啧，”老汉嘴一张，把装起的烟又磕进烟布袋里去。

老葛问：“老人家，你看今年的庄稼怎着哩？”

“不赖！”老汉说，指着眼前海浪似的山头：“按我的眼力看，七成年头把稳。谷穗出齐了，稻黍（高粱）收了花，黑豆角角也满稠。天要不下冷雹，饿不着人……”

老葛连连点着头，那老汉却说着说着感慨起来了。

“啊，”他用烟锅做着手势，画了个大圈，说：“咱边区这层人全仗毛主席活命哩！你该晓得胡宗南乍占咱延安的那股劲头哩吧？你看今年春旱的那个架势啊，眼看咱老革命根据地的人就没法活了。哎噫，不着意胡宗南没值住几回摔打，扑了回绥德缩下去，再没听说厉害。四月里下了场饱雨，公家领导老百姓突击了一家伙，秋庄稼都安种上了。尽管那么多人出去打仗去了，你看眼前该是没一块荒地吧？”

“对，”老葛拍拍老汉的肩膀，笑说：“老人家说的好。”

“不是我说的，”老汉却认真说：“是咱毛主席领导得好。胡宗南没把咱们治住，而今，看咱们野战军上来收拾他们的榆林吧！”

老汉说得十分带劲。老葛又问他现在把受苦人动员起来支援前线，对农事的影响大小？老汉说不妨事，正好。庄稼都锄了三遍，麦地早翻过了，人和牲口正是夏秋中间的空闲。拉谈到群众这回上前线的情绪，老汉拿头年阴历九月间解放镇川堡来比。他说那时节正收大秋，老百姓不顾庄稼撂在山里，抢着上前线，为的是镇川堡是扎在这地方老百姓眼里的一根钉子，谁也想把它拔了。

“这回野战军上来拿榆林，”老汉学着工作人员的口调说：“老百姓可高涨哩！”

正说着吴忠赶上来了，接去骡子的缰绳，就拉着下山。老葛亲热地和老汉道了别，并问到大路和到沙家店的路程。

“翻过那架小山就是大路，”老汉指指说：“只怕那条路上运粮民工挤得走不开，要不用不了晌午，你们就到沙家店了。那塔有个粮站，我们村里也往那塔送粮……”

老葛下了沟，再骑上骡子爬上那最后一架山。当他又下了牲口下山的时候，就看见下边是一道比较宽敞的河沟，这河沟里就是从乌龙铺到镇川堡的大路。只见无数的驮粮毛驴和挑粮的“担担手”，不断头地从东往西走，人和牲口踏起的尘土好象一条黄龙。牲口笼头上和驮的粮口袋上插着树枝，人们戴的草帽上也套着树枝拧的圈子。从前沟到后沟，到处听见喊驴声和拉话声；有些赶驴的人在闷热的前晌嫌瞌睡，扬起嗓子唱着“信天游”。挑粮的队里一条条扁担在日头底下闪光，这里那里，“担担手”用搭在肩膀上的手巾，一边走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……

“糟了糕了，”吴忠走着说：“他们走得慢，挤住路，咱们走不前去……”

“走不前去慢一点，忙甚么？”老葛说，兴奋地望着运粮民工雄壮的行列，想起即将到来的这次战役的伟大意义。

吴忠又说：“就怕飞机来了目标大……”

“人家那么多民工，”老葛不满地截住通信员，说：“大家都怕人多了目标大，那就不要打仗了。是不是？”

吴忠红着脸，不张声了。其实老葛也知道吴忠并不是怕。他只是尽心竭力为首长的生命安全和方便着想。而老葛却不能为自己的安全和方便着想，因此他们两人在这一点上经常不一致。

他们下了大沟，插进一队毛驴后头。毛驴前头是一大队“担担手”，再前头又是毛驴。前不见头后不见尾，黄土路上踏起的灰尘里带着牲口粪便的气味。老葛同志拍拍身边一个赶驴汉缀补钉的肩膀。

“老乡，你们是哪里的？”

“葭县倍甘区三乡。”

“都是葭县的吗？”

“不啊，哪塔的都有。前头的‘担担手’是清涧的，再前头那赶驴的是绥德的，后头有吴堡的，米脂的，还有山西过来的哩……”

“两省三州六县十八镇店，”更前边一个赶驴汉调过头来逗笑说：“你看咱老百姓的势力多大！胡宗南进攻咱边区不是寻倒霉哩？”

老葛从这些话里觉得出民工们的劲头是很足的。他问他们是用甚么方式动员起来的，民主不民主，怎么样才能把战勤工作搞得更好一些。话头一引起来，说话的人渐渐扩大到十来个赶驴汉。前面的人并不是给他说，而是在他们自己中间拉谈。他听见众人说东的也有，说西的也有，可是有一点几乎是一致的：他们认为胡宗南在南路吃了三回败仗，就是还有些劲气，也不准再敢冒失进攻上来。那么这回要是拿下了榆林，往后绥德分区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动员了。

老葛给众人解释这种想法如何使不得。他说不能希望敌人不敢进攻，而是要准备着在敌人敢于进攻的时候消灭它。众人七嘴八舌说：“同志说的也对！”

“飞机！”吴忠猛叫了一声。

霎时间，人们全不嚷了。仔细一听，耳边确实有一种嗡嗡的声音。原来当老葛和民工们拉谈的时候，吴忠只注意着防空。老葛知道他不管受甚么批评，也不让他跟随的首长出了岔子。老葛看见前后沟的人不安地仰起头，用手遮住日光朝

天望；只是天空给几面的山头隔住，除非到头顶上空，人是容易看见飞机的。

嗡嗡的声音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带着威胁的劲气。民工的队伍里呈现出不稳，前前后后挑担的和赶驴的都停下来了。吴忠紧紧地拖住骡骡的笼头，一眼盯着路旁一个山水冲成的窄沟渠渠，低声告诉老葛，紧急时往那里钻。可是老葛却象没听见，他神色不动，镇静地叫民工们不要慌乱，一边察看左近有没有适合大家隐蔽的地场。

他们这时正走在一道砭上，上头是山崖，下边是石岩，光秃秃的没一点遮拦。再走几十步，下一节坡，就是宽敞平坦的河滩。河滩上有树，河坪地里还有庄稼。地畔上站一个背枪的民兵，正在给停在河滩里的民工讲话：

“只要戴伪装，飞机过来千万不要动。人一乱跑开就坏了，正好成了扫射的目标。”

老葛问他身边的民工：“那民兵是跟你们一块上前线的吗？”

“不是哇，”好几个人眼看天空，心不在焉地说：“好象不多时才过去的一个走路的……”

老葛一听说是走路的，就非常赏识那民兵。他对众人说：“你们看，他一定有经验，人多了更不能乱！……”众人噫噫啊啊承认着，却无心听老葛的话，只管歪起头看飞机朝哪个方向过。突然间，有人嚷开了：

“小飞机！小飞机！”

“两架！哎，三架！”

“哪塔哩？啊？指一指？”

“西面那不是？看！看！过去了……”

三架美国造飞机在西面的山头上空，由南向北箭一般穿过去了。老葛估计敌机大约又是在无定河川的公路上袭扰，这里不过是飞机绕圈飞行经过的地区。民工们见飞机过去了，都松了口气。后边的“担担手”开始整端扁担绳子，预备重新挑起走。前头赶驴的也喊着河滩里停的民工：

“走哇！还等甚么哩？”

“等一等再走啊！”那民兵热心地在地畔上吼叫着：“老乡们听我说啊……”

只见那民兵又象在群众大会上演说一般，可嗓子给大家讲解：飞机摆弹也好，扫射也好，都要先旋一个圈圈。头一回过去，总是没事。你以为他们走了，不当心，二一回过来，就来不及防了。

“就算咱们这块没露了目标，谁晓得咱们前头的人怎着哩？飞机端端从他们头顶上过的呀！咱们还是防着点好啊！”那民兵说着就伸出一只胳膊，命令老葛：“那个穿灰制服的同志，你指拨砭上的老乡都下河滩里来吧！这塔有树好隐身！快动静啊，不要卖呆了！”

“好好好！”老葛痛快地服从着，就执行起那民兵的“命令”，叫所有在石砭上的民工，包括他的通信员和牲口，统统赶紧下河滩里去隐蔽。

吴忠早已显出鄙弃那民兵的“自高自大”：哼！竟然“命令”起他的首长。他简直忍耐不住那股神气，走着还用白眼珠子瞟着那民兵，嘀咕说：

“不看看是谁，只管自己当司令！”

“不要罗嗦！”老葛服从命令，说：“老乡们，听民兵的指挥，走紧点啊！”

不一阵，砑上的人都到河滩里的树荫底下了。

没出了那民兵的预料，三架小飞机转回来了。现在在正西旋着圈子。猛然间，好象塌崖一般，传来一阵轰隆隆扫射的响声。众人都往树底下挤。“担担手”撇下扁担，抢着进入地畔上吊的南瓜丛里钻。有人还把南瓜蔓拉来披在自己身上。而那民兵却早跳下了地畔，用枪托帮民工们赶驴。

紧张！满沟隐蔽的人静悄悄的，几乎可以听见心蹦蹦跳。

盘旋了一个圈子以后，那三架飞机分散开十字交叉飞；这一架过去，那一架过来，有一架绕弯时正从这里隐蔽的人们头顶上过。它们几乎在西边同一地点的上空——这里所有愤恨的眼睛都透过庄稼和树枝盯着它们——斜起膀子，屁股上冒出黑烟来，轰隆隆地扫射！隐蔽的民工开始出现了不稳。恐怕那架掠过头顶的飞机朝这里扫射起来，有人想换个地势。吴忠死劲拖着骡子的笼头，紧张地朝他的首长招手，指着 he 身后的一个水山坑坑，要求首长挪一挪地点。老葛不听他，只一眼盯着那民兵，欣赏他在另一边呐喊：

“拿稳！不准乱跑！老乡们沉住点气，一阵阵就没事了。”

想换地势的人给他喝住了。说话中，另一架飞机穿梭般飞了过来，人们又缩着脖子不动了。

过了一阵，三架小飞机扫射罢都朝北飞去了。可是人们还不动，全望着那民兵，等待他的吩咐。那民兵停了很一阵，才宣布现在可以走了。

人们从隐身处出来，拍打着身上的土，互相庆幸地看看，

都说这回沾了这个民兵的大光。“担担手”去寻找自己的扁担，赶驴的扶正一时混乱弄歪了的粮驮子，又按原来的次序走开了。

老葛让通信员牵着骡子跟着走，他自己径直到那民兵跟前去找话。他想问问这个生龙活虎的人物姓甚名谁，哪区哪乡，现在到哪里去，怎么会有这防空的实地经验。没想到那民兵看见他，三蹊两步就赶过来，喜欢地大声嚷着：

“葛专员！你也上前线去啦？”

葛专员看那民兵时，只见他年约二十四五，不高不低，不胖不瘦，是一条壮实汉子。太阳晒得他脸有点紫红。他满身庄稼人衣裳，腰里扎一根皮带，背一支步枪，却不知子弹在甚么地方。

“你怎么认得我？”老葛奇怪地问。

那民兵说：“阴历四月间，我出随军担架，在绥德集中出发下南路，你给我们讲过话嘛！”

“噢噢！”葛专员恍然明白了：“怪不得你对防空这么老练。好，我们一块走。”

专员一边走，一边问他的情形。那民兵说他是沙家店区三乡的民兵队长，沙家店本村人。参加第二批长期担架跟野战军行动的时候，刚赶上蟠龙战斗，路过羊马河山里，胡匪一三五旅的死尸还臭得呛人，他们捂住鼻子走了十几里。蟠龙镇一仗消灭了胡匪一六七旅以后，就到了安塞地面，参加了真武洞几万人的祝捷大会，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讲话，知道毛主席还在陕北，大家感动得流泪。往后就过志丹县的老森山，打下陇东的曲子和环县，返首收复了三边，到大理河川的双湖峪，

任务满了，第三批随军担架替回他们。

“啊，”葛专员问：“你这才往家走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民兵说：“回来好几天了。七乡上捉住个敌探，送到区上。区上叫我派人往县保安科送，这回我们这塔紧挨前线，民兵全出了发，我自己送去来。葛专员，晌午歇我们村里吧？”

老葛记着县委书记和县长说的粮站的事，说：“我是准备到你们区上去的。”

于是两人在运粮民工的行列里拉拉谈谈走着，吴忠拉着骡子追上来问首长骑不骑，老葛宁愿走着和他很喜欢的这个民兵拉谈。

不觉走到前沟，见满沟乱杂杂一群人，还夹杂着几头毛驴。只听见一片聒聒噪噪的说话声，到眼前一看，这就是刚才被敌机扫射的地点。人们让开路，在一旁作着遭受损失以后的善后工作。有人跑到左近一个村里叫来几个老婆媳妇，拿着针和麻线缝补着被射破的粮食口袋。有好几处，民工们用手揽着撒在地上的小米和麦子，往缝补好的口袋里装。众人打问着损失的情形，都说：“没伤着人，算幸运。”

葛专员一边走一边看看，也没停留，和那民兵一齐走了。

又走了一二里地，拐了个弯就看见不幸的场面——河滩里横七竖八倒着些死驴。有的驴炸破了肚皮，却还卧在地上啃着青草。奇怪的是聚在这里的人却不多，少数几个象是运粮队里的头目，在商量死了驴的粮食该怎么办？另外一些死驴的主家在互相诉说各人喂那驴的经过，以及失掉驴对他们生活上必然会起的影响。……